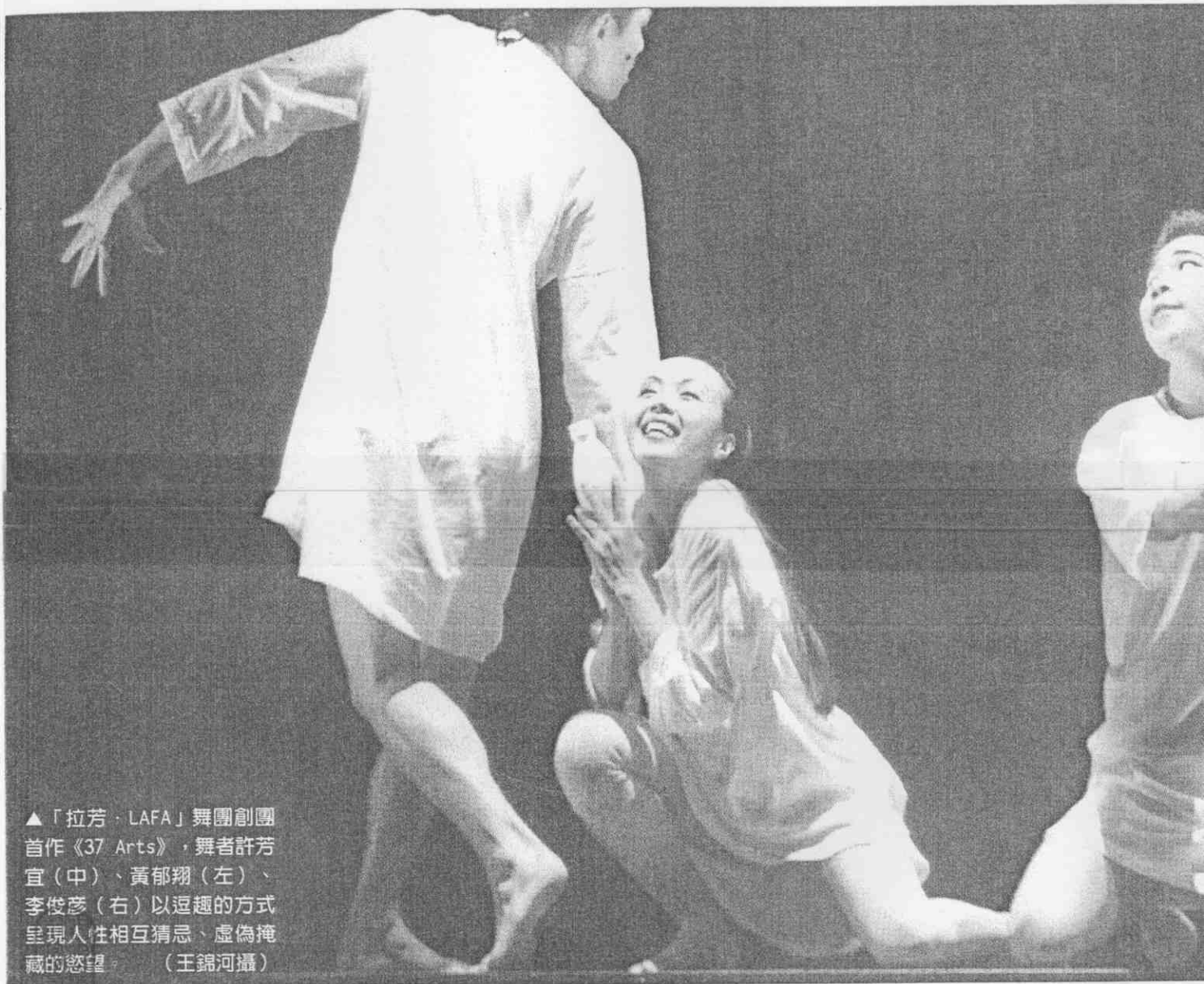


國立台灣體育學院圖書館剪輯資料

分類 舞蹈 來源 中國時報 日期 97. 1. 17 版面 A十四版

台灣舞界拉芳創團舞作
金童玉女

▲「拉芳·Lafa」舞團創團首作《37 Arts》，舞者許芳宜（中）、黃郁翔（左）、李俊彥（右）以逗趣的方式呈現人性相互猜忌、虛偽掩藏的慾望。（王錦河攝）



心疼許芳宜

布拉瑞揚說，這麼多年，他跟許芳宜很多時間在談遠距愛情，許芳宜長年一人在紐約工作很辛苦，去年在紐約是他們第一次這麼密切地一起工作。「進到排練場，聽我的，但出排練場之外，要靠她。」

密切相處難免有爭執。「有一次我們回家，芳宜一個人雙手打開，走在前面。我知道她在哭，但不知道該上前安慰她，還是該怎麼做，後來決定讓她釋放一下也好。」

自己創團大不易。布拉瑞揚說：「以前在雲門很幸福，想要什麼有什麼；現在是想要什麼就要想辦法生出什麼。」他說，他們沒有很多人、沒有華麗的舞台，沒有高成本的製作。但他始終記得林懷民對他說的話：「創作就是從限制開始。」

在這過程中，這兩人重新認識自己，認識彼此，限制與豐富，對創作、對伴侶關係，都是一場永恆的辨證。許芳宜說，關鍵就在於「相信夢想」。

團舞作 優雅變逗趣

陳淑英／台北報導

褪去了舞蹈天團雲門舞集の後援，拋開美國瑪莎葛蘭姆舞團首席舞者的光環，布拉瑞揚與許芳宜這對台灣舞界的金童玉女，交出自立門戶拉芳舞團的創團作《37 Arts》。布拉瑞揚一改過去雲門時期「超齡」編舞風，用逗趣方式呈現人性慾望，許芳宜一改過往優雅，擠眉弄眼地跟男生搶奶瓶。

什麼是《37 Arts》？布拉瑞揚解釋，《37 Arts》是他們去年暑假去紐約巴瑞辛尼可夫藝術中心駐村的建築物名稱。「我們像馬戲班一樣，駐守異地，天天一起排練，所有開心的、難過的全都在那裡。它是我們的樂園，也是我們的刑場。」他將那段紐約生活轉為靈感，「焦慮緊張、快樂嬉鬧全都在這舞作裡。」

排灣族布拉 最被看好的編舞家

排灣族的布拉瑞揚可說是目前最被看好的新一代編舞家。他十二歲就立志成為舞者，在沒有任何舞蹈基

礎下，以天賦考入左營高中舞蹈班，這才開始正式習舞。他一九九五年第一次嘗試編舞，作品《死亡花朵》、《祖靈紋祭》立刻被已逝舞蹈家羅曼菲驚艷發掘。他後來更成為雲門二團駐團編舞家。前年雲門公演的《美麗島》，就是他的創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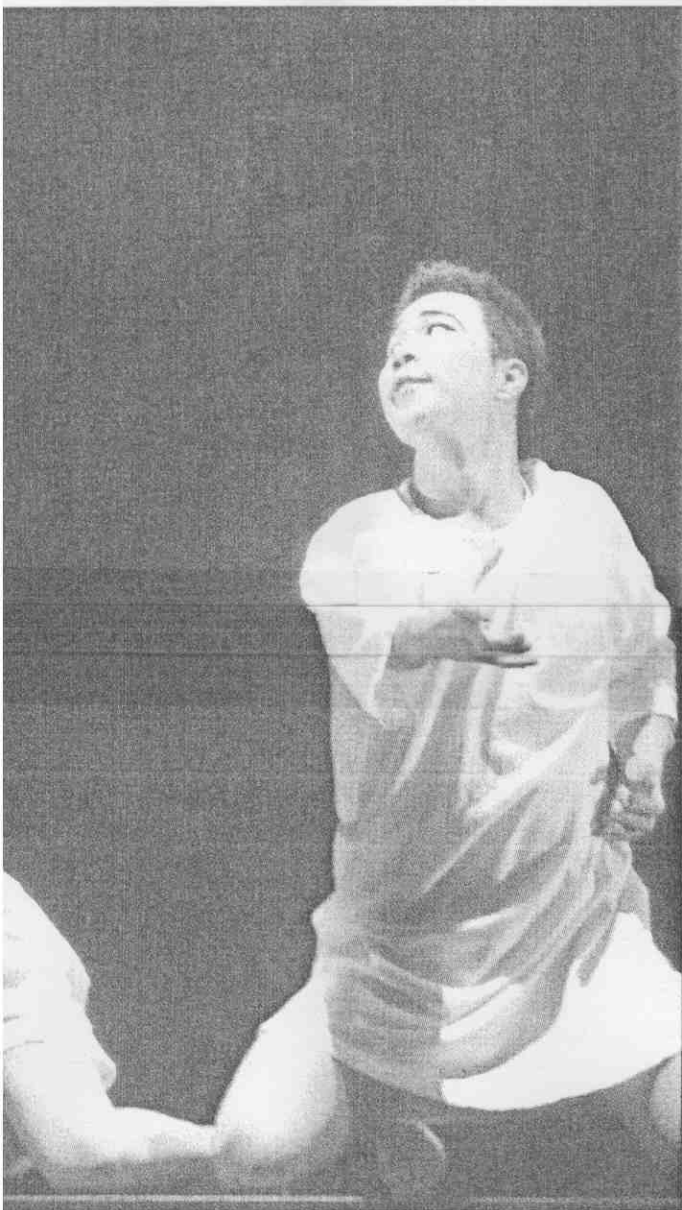
布拉瑞揚的舞蹈總有一種能讓人淚腺引起共鳴的特質。過去他的作品意境很強、畫面很美，但老給人沉重感。雲門藝術總監林懷民曾對他說：「你的東西很不錯，但我不懂你在幹嘛！」然而，在《37 Arts》布拉瑞揚不同了。他大量用默劇元素、機器人般肢體動作，用輕鬆有趣方式傳達人性複雜的猜忌、虛偽。他還用雙人舞，表現兩人世界中必然出現的支配與被支配者的關係。

大膽創新 跳簡單易懂的現代舞

布拉瑞揚讓許芳宜爬上桌子，調皮地與男舞者搶奶瓶，也讓她化身馬戲演員鑽過桌下、大跳機械式舞姿。布拉瑞揚說：「芳宜除了美麗，還有很多可能。」

許芳宜說，人生舞台的美妙在於「You never know until you try。」這次大跳機械舞，也是其中之一。

《37 Arts》上周六在許芳宜故鄉宜蘭結束首演，受到鄉親熱烈回響，今天晚上在台北新舞台表演。最令他們開心的是，宜蘭觀眾高興地說，他們居然看得懂現代舞了。布拉瑞揚說，曲高和寡很可惜，「我有責任讓進劇場的人看得懂東西。」



許芳宜 布拉衝動送上Tiffany

陳淑英／台北報導

一對親密伴侶，會因為連續一起工作生活兩個半月、每天二十四小時密切相連，結果變仇人嗎？通常是兩人關係破裂，或是往前邁進一大步。布拉瑞揚說，去年那趟紐約駐村兩個月的行程，對他與許芳宜的意義重大，覺得兩人「只能往前，沒有退路。」他甚至在紐約買了Tiffany戒指，想在許芳宜生日當天求婚。

布拉瑞揚說，那陣子他覺得跟許芳宜彼此關係很緊繃，也覺得自己很虧欠她，很不捨她。交往十六年來，當時他第一次衝動，突然地跑去買了Tiffany戒指，想在九月十五日她生日當天求婚。沒想到許芳宜生日當天，剛好是他們駐村成果演出日。

布拉瑞揚在那一天突然又「冷靜」下來。他覺得，這麼做會讓演出失焦，對其他同行的夥伴不公平。於是，他後來將戒指悄悄放在許芳宜枕頭下，自然也沒開口求婚。他自嘲：「我是一隻睡著的獅子啦！」

布拉瑞揚是台灣最被看好的新一代編舞家之一，許芳宜更是台灣目前最具代表性的新舞踏家。許芳宜經過十幾年努力考進瑪莎葛蘭姆舞團，從冷板凳到首席舞者，甚至被譽為「瑪莎葛蘭姆傳人」的故事，如今成為台灣有志舞踏年輕女孩的勵志典範。

許芳宜在事業巔峰放棄首席舞者光環，決定回台灣跟布拉瑞揚創辦舞團，中間經歷的不僅是對藝術的理念，更經歷與親密愛人之間的相處適應。兩人最早是長時間的遠距愛情，維持十分辛苦。去年共同創團後，卻又因為朝夕相處，彼此扶持心情卻也有拉扯，公私都艱辛。

布拉瑞揚說，這麼多年，他跟許芳宜很多時間在談遠距愛情，許芳宜長年一人在紐約工作很辛苦，去年在紐約是他們第一次這麼密切地一起工作。「進到排練場，聽我的，但出排練場之外，要靠她。」

密切相處難免有爭執。「有一次我們回家，芳宜一個人雙手打開，走在前面。我知道她在哭，但不知道該上前安慰她，還是該怎麼做，後來決定讓她釋放一下也好。」

自己創團大不易。布拉瑞揚說：「以前在雲門很幸福，想要什麼有什麼；現在是想要什麼就要想辦法生出什麼。」他說，他們沒有很多人、沒有